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五五・集部・別集類

甌顰洞續稿二十七卷（詩部十二卷文部十五卷）（文部卷十一至文部卷十五）〔明〕吳國倫撰……………一

湖上集十四卷〔明〕徐師曾撰……………六九

條麓堂集三十四卷〔明〕張四維撰……………二二一

甌甌洞續稿文部卷之十一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刊校

記七首

脩然亭記

陳玉叔之爲草堂蓋在占玉沙城中背郭而俯濠館閣森峙卉石錯陳當沔一面之奇業已自爲記而其客侈傳之矣已又築一亭其前屬予名名之曰脩然玉叔大喜因使其客問記予謂客知所爲脩然乎夫脩文羽也脩然則飛揚自得之謂予非脩然其亭以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二

其亭亭者脩然耳且亭外境也所得與館閣卉石俱者也而亭亭者藉境以寄意意有所會館閣卉石皆能無翼而飛至其中所自得則不在亭而在亭亭者也君子無入不自得玉叔其庶幾乎玉叔文章家而尤習事要通國體敷歷中外駸駸負台鼎之望貴矣乃其出疆而視官寄也過里而視亭亦寄也彼其中之所自得殆亦有無翼而飛者歟進之則假道於天游託宿於重閣境與意會意與境忘若莊氏所稱脩然往脩然來不以人助天由吾身以及寰宇間所具無一非寄也而亭又何名哉客曰善詩不云乎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先生蓋不獨名亭矣因錄以爲記

藻塘記

戊子新春八日之夕宴爲故人曾尚書作此記覺而憶之無多闕漏卽辭不雅醇而其景甚奇事甚怪故不暇改竄書而存之將寄尚書一咲焉

塘在竟陵城西北故爲民間種魚處曾仲子買之築爲園越歲藻叢生焉因名藻塘屬其伯子以三罷尚書歸日載酒奉其父藩伯公往率諸孫前引觴爲壽樂焉塘非獨仲有也已郢中諸大夫暨諸懿親門下士日亦載酒奉伯子往更相爲壽無虛日樂焉塘又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二

非曾氏有也比予過郢則伯子業已携具塘上俟予予至飲未卒爵起視水藻鮮麗如濯錦然時一二蒼頭從藻次捕魚致驚群魚瞥起頰首莘尾縮項細鱗類不可名狀有游而成文者有戲而吹浪者有趨而避餌者有奮而角立者有飛而狎罔罟者有失水而相煦沫者漁人盡棄其具撫掌大咲予與伯子亦蹶然咲嚙嘻樂哉漁人豈詹何任公子與伯子豈莊惠哉此雖塘不得自有也何有於人予聞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今樂藻乎樂其在藻者乎無亦樂其藻之所自茂魚之所自肥乎帝力何有於我矣伯

子因以記見屬遂書所見記之

嘉定張氏積善堂記

堂在東海濱自前朝為嘉定張氏世業故未有名而以積善名則自君瑜公始也君瑜公為伯常使君高大父伯常起家來守我興國三年政成且被

恩詔爵及其父母乃慨然思述祖德以范後來因造予請記且曰大父命也予聞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易教也顧積之為言本其從來久遠非一朝一夕之故難言哉語亦有之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德夫樹穀者利其實樹木者利其材乃若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三

方

樹德則蔭及昆裔澤流無窮非止為身世圖矣予於張氏竊有深感焉按張之先為大梁人隨宋南渡居今邑之中槎里由始祖世英公歷傳五世皆能以善自植而名不出其鄉至君瑜公始以孝行著聞為布司旂旌異而從子昂尋亦舉景泰中鄉進士教授信州張氏家祚於是殷殷起矣君瑜公乃得割廩廩飭故堂而一新之勝以今名顧堂雖巍然田廬間木無丹漆垣無圻藻澹然示子孫以朴其為貽謀豈非一日而百年乎後子和公亦復顧名思義敦內行而好義樂施德芳公又以樸直承之經經然自信不與世

俗為低昂且廉於財而厭入城府有司聞而禮之累舉鄉飲賓辭者再強而赴者再辭及奉直公美中受性近訥尤能循循守孝謹口不言人過身不涉利塲遵父訓以督誨其子伯常舍積善之外無長語焉且自曾大父以下四世聚於一堂守先人之田廬耕於斯食於斯誦詩讀書於斯恬然熙然與井里人相出入資不能貸人而亦不貸於人力不能訟人而亦不為人所訟弟以無辱為榮無喪為得耳即閭左豪起而恣睢一方輒謹避之聽其旋起旋滅一無所介於中庶幾無懷葛天之風歟蓋至於伯常張氏之積善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四

方

又五世矣夫積德百年而後興舉十世之善以視古之九宗十六族其為濟美豈有異乎今邑人每以伯常之舉進士美中公之被 賜典歸諸其堂不誣矣伯常又為予言往島夷犯邑時鄰室被燬殆盡而斯堂獨存鄰士女被繫累慘辱強半而獨予家三代無老幼皆以身免此不有天幸乎嗟乎此積善之明鑒益不誣矣頃伯常歷任兩州率多惠政如古循良吏不欲以精悍自見其奇蓋廩廩祖父風予固知其有所受也或曰伯常將經營四方股肱王室安事一堂予應之曰荀卿氏有言未有不美其堂而芸郊草者

蓋先其本也第其先世之善積於家為伯常地伯堂之善積於國為先世光慈孝兩相成矣茲堂固不重歟伯常且當以入討過里與其弟仲孚並五孫上堂為大父德芳公壽何愉快甚也觀餘慶而思積善其在斯堂乎其在斯堂乎

愛日堂記

徐子應時自髫年以父執視予而從予遊最久即累更家難外侮予未嘗不身衛之蓋非獨憐其才而亦知其悖內行也未幾徐子遷於鄉且二年築堂城東南隅奉其二親居焉客有難之者曰徐子故貧甫一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五

得

第又困公車地鮮置雖家不儲石何乃不為祿仕而身貧拮据先其所不急且示人泰乎予解之曰茲政徐子所急客自未喻耳夫徐子之二親老且病歲時僦居一陋室風雨不蔽牀第不安每有疾痛呼號聲徹於市徐子輒椎心而嗟曰天乎夫何迫阨吾親至於是也即晨膳而夕膳之弗旨矣嗟乎孔子之重知年曾子之幸逮親蓋有深意焉而徐子則其時矣故曰孝子之於親養非難也敬為難敬非難也安為難南陔之詩亦曰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堂之役徐子方求安其親恐不遑也客猶以為不急將無泰越其親

而可乎客慚而謝曰小人之愛徐子也濛先生之知徐子也深請勿復敢皮相人矣客退徐子謂予請名其堂予勝之曰愛日徐子慨然驚且喜曰如汝化之為此堂未嘗謀於先生亦不敢告人以意誠不自量非其力且非其時也即有客難其何說之辭今微福先生而寵以嘉名於愚心有戚戚焉其善教人孝乎夫孝子愛日敢曰能之乃予親不能一日安故居必何待也而猶惘然不知愛此日乎先生蓋諒其不得已矣於客難何難焉已聞徐子居其親於是堂也且三年日與其兄汝器進七箸侍食操几杖侍行寢則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六

得

問承厚薄視枕高卑以為常故養不及三金而親甘御不增一采而親煖娛不必取漿弄雛而親鬯然怡殆已忘其老且病焉為徐子能安之也夫惟心不遑安而後能遺親以安愛日之義徐子思過半矣頃徐子將赴南官又奉親命來謁予請記予故畧其經營之勞與諸輪奐之美弗具而直以徐子太意記之因申之曰此士之孝也不有卿大夫之孝乎孔子詠士孝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詠卿大夫孝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夙夜云云均之愛日也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子行且當釋褐稱子大夫其尚勉之

郡司理邵公恢復官牆紀事

州學改建蓋自羅山胡公云今觀黌官校舍雖已強半頽蝕而規式之崇峻結構之精嚴猶儼然一巨觀也乃學官衙齋列在學之東偏負城面學牆皆壘陶埴爲之由學門延袤接陽新門可十八丈內外斬然無一居民喧雜茲胡公所爲計至遠也逮今百餘年來間舉修役不過飾爲旦夕計最後一二奸民乘有寇警輒詣學官恐之曰衙齋狹僻餌寇蓋召有力者實墻下隙地翼之安枕矣學官然其言遂不聞於州司許之無幾接應連櫪且數家卽諸生曳履而過不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七

新刻

敢詰問越萬曆戊子冬郡司理邵公來攝州篆旦謁文廟登講堂俯仰廊廡久之歎曰美哉學官圖之此爲時矣失此將大壞如之何徐與諸生步出學門左右顧因問諸生曰彼迫官牆而室者皆新構也豈有所受之耶諸生具以實對公隨遣丞史仞之則已壞墻六丈而侵入齋地又十丈有六公曰奸民哉夫有司以興學爲首務顧坐視其頽蝕而不能圖猶曰詘於財也乃咫尺官牆爲奸民所竊據而不一問則何謂焉卽不佞以攝至不敢侵官以圖其大亦不敢怠事而遺其細請得以夫子之靈恢復之因逮諸奸民

庭數其罪皆叩頭自伏願撤屋它徙而歸所侵地公又捐數金召工治墻無何墻斬然如故矣諸鄉士大夫趨而往視之莫不欣欣嗟服曰此夫子之靈而公之初政也吾屬與有色焉屬國倫紀其事夫公理郡僅半年視州事曾未兩月諸惠政在人已不容口卽俄頃指顧間不動聲色立復官墻數仞而使士氣一振紀之不爲佞矣公吳郡人名某字麟武起家進士

田公隄記

項予重游南康白鹿洞因過五里橋謁玄帝行宮遂循紫陽隄入舟所遇行者于途漁者于河頌其郡守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八

田公之賢千萬人一口也時公行縣未還而予神遇之矣踰歲南康諸生嘗及予門者數十輩束書以黃生蒙來爲田公隄記蓋田公在郡善造士而厚恤其私又嘗新徙郡邑兩學官並得善地而才賢相繼登用士人人德之其爲隄則又爲郡學深遠計蓋學臨南城城當彭蠡湖一面湖受章貢弋三江之水而成巨浸禹所載東匯澤爲彭蠡是也揚瀾左蠡縣流而下稱江湖絕險南康以斗城扼之能保無陵谷之虞乎宋淳熙間水勢漸迫城西時朱元晦爲郡守大治隄以障之至今號紫陽隄不朽邇年水勢徙而

漸南南城人患之以告田公田公相其地而有隱憂  
因聚諸僚佐士民坐策之失此不隄狂瀾將嚙我城  
趾城趾一受嚙則附城而廬者其沼乎據城而官者  
其塗乎夫有司遴選事名坐貽一方大患非智也顧  
濟土灾年驟興大役重為士民困亦不得為仁西顧  
紫陽隄先賢之遺矩在焉儼然後事師也將無起元  
晦於異代抑坐待隄從地出而水患可以蘆灰止乎  
吾其圖之矣按元晦治隄時告王轉運得錢百萬米  
五百斛告趙提刑亦得錢百萬而徐轉運又以千緡  
佐之此一時也當誰告而可吾聞神依人而行將卜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九

諸明神其濟士民之靈也不濟則守之弗和於人神  
也於是齋後玄帝官請得移其香資之美數百金大  
治隄神若冥冥應之公亦若默然承之尋奏記兩臺  
使及諸監司僉曰捍大患而不秋毫損民便計也如  
其議以行公乃擇一二丞史之廉幹者授以金而任  
之董役公惟相度經營稽出納省勤惰而已於是鳩  
工伐石慮備操舂錘距城半里許累為長隄由大南  
門達文昌閣黃婆磯以下延袤可千餘丈廣可二十  
尺公又時時微軒蓋戒騶從巡行而勸勞之登登馮  
馮趨事者日益忘倦未數月隄成堅若壘壁險若天

塹外捍風濤內蔽城郭居者按堵舟者鱗集無復昏  
墊漂溺之患而學宮巋然臨其上又若翼而增高環  
而增秀士民聚觀且悅且歎曰壯哉夫非元晦先生  
復出能乎哉遂名之曰田公堤蓋與紫陽並稱云乃  
田公不自功曰神工也予又聞五里橋之居玄帝自  
田公始公遂得為帝隆施用其香資新學宮廣學田  
膳四方學徒猶推其餘代貧民輸賦皆神惠也然皆  
一時之惠而惟用之治隄永絕水患則千百年之惠  
也昔者召信臣為南陽造鉅陂以利民累石為隄  
杜詩繼而增脩之其民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以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十

予觀於田公學術治行紫陽之流亞也曷愧為民父  
毋哉故隄名田公志不忘公也而公以為神工志不  
忘帝也人神交宅南康其一振矣夫聖人以神道設  
教良吏以神道興民非怪異其說示人疑也天壤之  
間實有是理而惟通幽明之故者知之禹以治水稱  
神豈獨其智神乎嘗讀吳越春秋禹至牧德山遇神  
人授禹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又云禹遇蒼水使  
者發寔委山祭石得金簡玉字書乃知四海之根百  
川之理周行天下所至召問其神而疏記之今田公  
才水神授而玄帝又北方水神其以香資遺公治隄

彌水患安知非神力乎即功在禹下而神道殆不可  
誣矣是役也贊襄則僚佐某某祝工則丞史某某而  
諸生之記事者並列碑陰公名瑄字某閩之大田人  
起家進士

朱方伯公祠堂記

余按古者卿大夫而下各得隨分立廟以祀其先自  
秦惡廟制比於上特禁抑之故民多野祭云紫陽氏  
倣古廟意而異其宇位諸得上祠四代用以明孝而  
合族祠所由來尚矣蘄水朱方伯公卒之踰年其子  
某奉其喪卜葬華桂山之陽附祖塋也爰即塋前建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十一

皇

祠而祀之以斯地公所生長極不忘耳渡江持所自  
著行狀謁余為記予因次公之行事俾世世子孫登  
其堂若有見乎其容不啻履雨霜之感愴也盖公出  
紫陽之裔故籍樂平至顯卿始謀徙斷下之吉遂家  
焉傳八世而為公公公生之先三日有僧報期公生  
而僧逝莫有知其解者公為人額崖骨竦目如燦炬  
聲若叩鐘弱不好弄長不為技而獨刻意向學乃累  
試累不如仲捷公之父稍稍欲奪其志而公之志益  
堅冬擁一敝絮夏揮汗御燈火誦習每踰兩夜里中  
嘗有盜一夜鄰室相驚而公竟弗聞也者伊吾聲自

若也年三十始補邑弟子貢後八年舉鄉試第七

九年成進士授行人是時分宜柄政頗庇里閭諸偽  
竄籍江西者驟擢要地人勸公故自樂平徙也何無  
故土之念抑且致身青雲之上乎公曰有命竟不籍  
江西然亦得選授南臺御史南臺當留都重寄並得  
封駁時事公凜持丰采童前後數十上凡所措置悉  
關公私利害如捕兩偷長諸偷屏息置市籍大府中  
貴人無敢抑買搜鳳陽安慶兩倉積蠹罷諸府當馳  
道者歲時徵調繕治畿甸為清徃者江苦盜盜率與  
求盜者比公巡江時盡知其根株窟穴檄勅諸當事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十一

皇

者失盜所在即被主盜劾復條示以逐捕方畧遂爾  
沿江上下桴鼓不鳴商旅往來而無恐矣秩滿出守  
常州常稱劇郡兼兵燹水滂之後公重憫其困也廼  
躬率以儉約省燕會交際勸務耕桑去食穀畜因與  
議定婚嫁喪葬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民專用其  
教越歲郡中皆有畜積且好平反獄訟求其生而不  
得則涕形於色至於屬邑則務成就其賢名民有越  
疆訴者即令有可指摘者輒下其事而密以手書戒  
諭之如宜與令以戇直受訶則挺以其身解之以故  
官屬人人感激自奮後多以良二千石聞者凡積三

歲陞陝西副使治臨鞏臨鞏極邊虜所出沒公度地設奇有勝敵功虜嘗犯金川以疑兵勝虜遁去復犯靖虜弘化以步兵火攻勝虜奔抹不及俘獲過常天子下璽書金幣以褒之然公念戰勝而怠者敗日夕練軍士查舊侵以給其餉誰謂儒者而少將才哉他如公之懾悍藩調停茶市及理寺僧久繫不決之刑方是為疏節耳撫臣請以安攘計屬公而公轉為雲南參政時黔沐桀驁亂吏治衆莫能制又例藩臬官甫蒞任往往謁其廟拜堂下公至即以禮抗抑之黔沐國公度公非可下者頗遂改節敬公終公之

甌黿洞續稿

卷之十一

三

方

在滇不復恣胸臆矣滇故有銀場公會視其某公所遣官盜匿若干乃公同郡人也公治如律有蘇冀州風又有監官頗自富事發坐齊民所逮治衆多公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及提調大比士多得士錄文多出其手人至今有傳之者辛未以母喪歸公慟未得訣且視舍歛也哀毀瘠甚扶而後立既服闋當出獨念其父春秋高脫或如辛未事抱兩終天大慟謂人子何竟留不出斯暮親侍膳羞問枕簟以首齡餘子弟禮不違左右者凡七年喪事畢始起為浙江右布政治如故操為首相所听有頃自免歸歸而自適者若

千年而卒公生於正德某年月日卒之日是為萬曆戊子年某月某日也公居鄉恭謹甚無大小無敢慢下至滅獲亦善遇之性不喜飾衣寧再澣垣屋寧焚素而獨嗜道家言時時誦之非賓讌邑令罕觀其面至邑有事不便於民有訟不直於邑輒移書詳別白之公固不令邑人知乃邑之人則慕誼無窮矣公名某字某以子貴進階通奉大夫公父某封陝西副使母姚恭人配張恭人亦以子貴進封夫人次勝夫人子男女若而人孫男女若而人張先公卒葬南蔣家山勝又先張卒葬新州北二山用形家言不便合

甌黿洞續稿

卷之十一

四

方

葬遂不合祠而李中丞盛春李太史維楨各為之記云嗚乎公可謂無忝所生者矣夫人生而有材而常患不能盡其材當公三十以前其不振者數矣而公益自刻勵寒暑不間盜驚不知雖承蜩之志何以過乎後之對策取高第銜使命入糾百職出驟五馬三歷藩臬卓有令名也固三十以前之所得也然予又聞公去常而適陝也常人士祠之後由浙而過常也常人士紛勞問之諺云桃李之下不言成蹊公之長懷慶君蚤成進士次太學生而為公奉祠也良有以也予既多公可祠又嘉祠公者之志敬綴以詞三章

聊侑享焉詞曰

天惟德親地以下取北鯤南溟乘彼風雨誰其悲之  
鐵冠之父九世當興樂哉茲土 其一樂土維何是日  
團陂山川繡錯松栢參差昔爲公居今爲公祠載堂  
載蒸式訓是彝 其二訓彝維何維公勵志窮經下帷  
樹勲有位去後見思宦成若棄俎豆輝煌孝思不匱  
其三

行狀一首

誥贈奉直大夫橋南胡公暨配周宜人行狀

初奉直公之舉在鄉也予尚童稚見郡大夫騎迎公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十五

而市過之儀文甚盛竊有豔心因益自奮在學暨予  
爲諸生間從公杯酒論文公曾不少予顧謂其曹曰  
此一勁敵也久之乃得從公如京師倖叨一第自愧  
才不逮公而第先公莫知其解後公竟不過兩謁選  
人予兩得爲此道主與公道故甚驩最後則公仕蜀  
予亦外遷遂不相聞問而公下世矣公下世後其孤  
應辰舉丁卯鄉試癸未登進士第爲戶部郎尋以嘉  
績受 主上知加恩追爵公爲奉直大夫配周爲宜  
人戶部君奉璽書且感且泣因致書數千里屬予曰  
先二人棄孤三十餘年矣孤雖有兄弟先後不祿而

家父中微孤且藐然在弱齡不克襄大事丘殯者二  
十餘年歷萬曆壬午秋始卜馮家岡合葬焉孤罪深  
矣而猶使之泯泯無述尚得稱人子乎頃得藉子之  
靈徽有 錫命將乞館閣鉅公銘墓表隧用彰

主恩而揚先世德微子其執狀之予既感戶部君知  
已之言而尤不忍負公地下因採綴公遺行銓次之  
公姓胡名希瑗字子翼別號橋南楚大冶縣人遠祖  
烈仕元爲襄陽太守罷過通城之白馬鄉家焉傳生  
再四壽二壽二入國朝徙居大冶生道貴道貴生守  
高守高生文瓚文瓚生玉堂世隱在耕玉堂生遠即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十六

公父號東泉公公始業儒爲邑名士娶孫孺人生公  
公生而美丰儀見者以爲冠玉性蚤慧日可強記數  
百言東泉公奇之謂是兒當亢吾宗會其邑宜山令  
同公方罷歸爲女擇倩見公大喜而許字之即周宜  
人也公稍長益淬勵承父訓旁覽博習爲文有奇致  
非久選爲諸生每試輒爲諸生冠時名藉藉江漢間  
矣嘉靖辛卯公迎周宜人歸丁酉舉鄉試高等是時  
邑士不登賢書者二十年公乃以英妙芥拾之無不  
嗟歎東泉公善教子宜山公善教人云已公累試南  
宮不第歸輒下帷誦習如諸生時間攜其弟鎮江公

希寅宜人第爲副公大烈深入東方白雉諸名山習靜禪房授以經術曾不問寒暑後弟相繼登用皆公隱括力也公里居雅敦行誼修古文辭爲諸名公所重壬子之冬公兄弟且戒裝北上東泉公命之曰若翁衰矣不以此時沾祿養何待兒圖之祭丑公又不第乃趣其兄先歸曰有父命在吾將仕矣遂屈首待次爲大冢宰萬公所識首錄之授巴州知州雖非公志而亦憐微有喜色謂可具太夫冠服駕五馬車過家迎養東泉公也比馳歸未及家而訃至矣公晝夜哀號屢絕復甦以孝聞越二年又哭周宜人過慟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七

得

食日減形日癯諸親舊竊爲公懼丙辰除服強起如京師補官得潼川州尋以其冬履任州領七邑劍外一大都會也顧其主田硯確民喜訟且當舟車孔道長吏坐不溫席會又聞三殿穴下令采木蜀人所任稱厲公適以病息嬰之人多意其不勝任也顧公素負才而練於事要不動聲色迎刃解之諸所爲理訟清徭防奸剔弊率自秉公立決吏人抱牘其旁吐舌而已邑故有鹽井然苦開塞無時督課者按籍槩徵則豪者善匿懦者不及除利害縣而逋賦愈積公悉之乃里設一耆稽井之開塞以爲歲課差一切不

徃故常行之半年歲課無損人人稱便州學與遂寧學並有喬木數百章或議取此可以應令且省采運之勞而亟奏上功便計也公毅然不可曰伐文廟材以自功如先聖之靈何於是檄其屬能吏一人專任之果應期得大木且視旁郡奏報獨先其它幹局類此州人某子甲罷御史里居往往怙勢暴其鄉人以撓官法公遇之不惡而歲第稍翦其羽翼陰制之遂不敢復逞鄉人皆神明公公行能自此起矣大中丞羅公廷繡按部御史宋公賢交薦公於朝一時朝士大夫謂公且駸駸階通顯也亡何疾作竟不起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十八

計其居官僅踰一歲而彌留牀第者百日祇輟歸自萬里外雖路人無不墮淚傷之周氏故以門閥甲一邑宜人父祖並祿任歸故遣宜人時齋送頗厚乃其性孝謹循循共婦職不以貴盛驕人已盡解其裝佐奉直公內膳舅姑外資賓客一無所恡至自奉則澹然若貧家女衣不厭三澣食不厭脫粟久之家政益脩禮恭於姊姒恩逮於臧獲宗鄭內外賢之公以是得無內顧專力問學成名儒宜人每舉子女率自乳卽燥溼寒煖剔首捌陞治挖禿不盡委之保姆侍人未幾以積勞負病孱然骨立亟勸公置妾媵公未之

許爲宜人廣廷名醫弗治先公三年卒公生正德癸酉二月三日卒嘉靖戊午正月六日享年四十有六宜人生正德丙子十二月二日卒嘉靖乙卯二月朔日享年四十生男五人賓廩定宸宋賓廩生娶尹氏曹氏並卒繼娶汪氏廩場定卒娶許氏宸卽戶部郎中應宸娶孟氏封安人宋廩生娶黃氏並卒女四人一適里人尹濤餘俱夭男孫四人允淳定出允忠允懋宋出允某戶部君出文孫十人一適庠生向露賓一適庠生劉子慎一適武昌庠生吳正經一適太學生尹士翹一適庠生向日鳴一聘蘄州蕭明哲子世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九

七

聘一聘黃岡僉憲李植子勝薦一聘太學生馮汝振子某一聘庠生尹熾子某一未聘曾孫一人未名允淳出吳某曰嗟乎以奉直公才美既扼一第而又客死一官且不逮中壽何數奇甚也周宜人自忘其貴而能以相道貴其夫有造於胡大矣乃未一足履宦邸而先棄諸孤豈其冥數儉耶幸多才子孫世其家學而戶部君方且操清白攄忠猷蒸蒸錫用所爲不朽其親者至彰著也公與宜人豈必以位顯以年壽乎謹狀

哀辭一首

張宜人哀辭 有序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三

七

維萬曆丙戌夏六月張母姚太宜人年七十有八卒於家其家孫恒仕爲興國守不及視含而訃至自東海則七月望日矣初興國君聞宜人疾業已憂見顏色食不旨寢不安比聞訃益復搥膺毀容哀不勝喪稍蘇卽欲解印治裝爲歸計郡士人匍匐往慰之曰使君不有王父在乎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君曰孤不德何敢踰禮獨念先子棄孤未數年王母又不訣而棄孤家之不造孤罪深矣奈何又羈縻一官而使我王父孱羸然形影自相弔乎而孤何以覲焉人頽乎無已則請告歸治喪耳慰者曰使君不有壯弟在乎卽請告恐束於制非可自行其意也無何兩臺使及諸監司檄並下勉留使君如制出視事郡父老子弟聞之翕然安乃使君則不自安甚也夫天下王父母未有不慈其孫者而孫之克孝卽不多見焉而况孝如使君乎茲可以樹風教矣於是郡士人辦香來帛剗羊刺豕將告奠於宜人之位而屬國倫爲之辭辭曰嗟宜人之誕降今鍾海嶠之淑靈啓嘉祥於胎族兮遵姆訓以馴行旣內美之貞好兮又雜佩乎蘭蕙鑑女圖以自儆兮凜七誠之如臨相君子以偕老

今躬慈孝為儀刑厭流俗之侈麗兮敦朴素以還醇  
虞食指之衆多兮雖纖嗇而必親歷四世之蒸嘗兮  
翊門祚以中興殆貽謀於子孫兮享聖善之令名肆  
冢嗣之蚤慧兮應江左之文明述祖德而善繼兮佩  
儒術以南征奮修轡於天路兮揚休光於闕庭綰銅  
符以出牧兮紆錦里而增榮宣 帝恩於二郡兮將  
慈顏之日欣踰者願而望耄兮佇馳典之逮存胡彌  
留於寢疾兮指泉路之冥冥嗟慈孫之失訣兮渺關  
路而屏營滋元鄉之抱痛兮虛令伯之陳情瞻遺像  
而縷割兮儼咲語其非真聽雞骨之告瘁兮慨鶴馭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三

甌甌洞續稿文部卷之十一終

甌甌洞續稿文部卷之十二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

祭文六首

祭戶部主事石惟美文

維萬曆戊子新正二日之夕戶部郎賓峰石公卒於  
家計聞郡中猶以為訛言也越二日蓋棺矣其友河  
南叅政吳某潛然傷之哭不為位又方有寒疾不能  
匍匐往臨因掇管代招遣使持瓣香束帛奠焉其辭  
曰 鄉以士顯匪惟其多康成通德于木西河大樸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二

喬木猶禁斧柯居不社會殞不巷歌邑子知子賢文  
悼美二箕之間七峰在祀龐灝攸鍾乘時崛起發軔  
賢科分符 帝里出宰河邑胼胝其勞久分民部金  
石其操遇 主加恩璽書崇褒衣錦書遊里頌賢豪  
胡適庭闈溘焉棄養毀容失聲哀不任杖予寔弔之  
黥點和鄉雞帶俸有神情沮喪積痼滋久抱疴寢深  
繼親而逝井閉陰森幽問所至踈戚沾襟古有死孝  
庶幾斯心嗚呼予先子仕子後予歸子壯予老幸藉  
容輝于今已矣曷其依依粉榆掩色淚不勝揮嗚呼  
五子在序遺經盈笥華屋膏會宛其捐棄中書弗

今名孰忌化者達觀幽明如寄

祭趙汝脩文

萬曆丁亥九月廿四日故茂才汝脩趙君卒於家其友人河南叅政吳某匍匐往哭之慟載八日是爲十月初二乃持牲帛羞醴奠焉嗟乎汝脩自象勺與予交假館接塵分經共業雅以古道相命逮今四十餘年卽操技有利鈍遭時有顯晦而蓬麻之託金石之盟則眷眷如一日也且君年六十有七予少君三歲耳一月之前尚能過從劇飲跳跄歌呼予竊心壯之自以爲不及豈其先我而異物乎且君博物好辭贈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二

科

炙士人之口垂老猶能括一代詞人語精求而手錄之成書未傳往徃倚牘長嘸暨易筆之頃猶不勝其遺憾嗟乎汝脩雖不以身用世而用其志於不朽無忝焉鴻生鉅儒矣而予之哭之慟也蓋有微感焉昔者郢人亡而匠石無以爲質惠施徂而蒙莊無可與言汝脩有靈其知之乎技淚陳辭庶幾來格

祭莊司訓則勸文

維萬曆己丑春三月望日吾友則勸計至自懷遠國倫蒿焉傷之而哭以詩四章旣晦聞其櫬反富口卽以明日匍匐往視之哭益慟因炙雞絮酒而爲文莫

焉嗚呼則勸自弱冠友予已並試爲諸生業相觀貧相煦文譽相先後比應制科有售有不售國倫寔心愧之既予官遊四方垂三十年而後歸則勸猶儼然曳章縫也顧其志氣如初而貧益甚國倫益心愧之矣歲丁酉則勸始通貢籍詔補懷遠司訓戊子春二月別國倫之官曰不佞垂老抱一牒稱文學吏用自畢其生平命矣夫唯是去子遠征相望不相逮人壽幾何又安知此別非隔世事因相抱泣數行下觀者或曰茲訣辭也乃之官未數月病作又數月溘焉不起將無訣之應乎夫歿生有命訣與弗訣皆不得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二

三

免亡論矣顧以則勸生平綴學肩才操心飭行曾不少愧於古人奈何運厄陽九所至迤邐甫解童縫遽登鬼錄羸兒婺婦千里徬徨篋存蠹書餅鮮遺粒客棺無土責負在門茲鄉曲所不忍聞而朋儕所不忍道天之降割於則勸一至此極乎技淚陳辭腸寸寸爲裂則勸尚能鑒而知否

祭葉別駕文

惟靈梓鍾禹穴秀發姚墟奕世名閥琬琰瓊琚蚤緒家學卓爲名儒講藝辟雍翱翔上都氣凌雲而欲吐擬奮翼於天衢悵鉛刀之弗試歛驥足而難舒介一

命以從事安末位之可居捧遷書而適楚方彌節乎  
歟隅豈征衣之初釋曾一筴之未施忽彌留於疹疾  
遂委蛻於須臾豈枳棘非听息厭塵氛而鬱紆餌霞  
精而羽化馭鶴駕以凌虛嗚呼位不稱才壽不逮德  
匪吾儕之獨悲殆士人之共惑藉予般兮蘭皋絮予  
酒兮芷澤惟脩靈之洋洋其乘風而來格尚饗

祭州守葉公文

維大明萬曆己丑六月十八日初稟葉公奉 命來  
守我興國甫履任卽以其午病作暴卒郡齋郡士人  
與諸父老子弟莫不椎心呼天哭之慟夫公方曳紫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一

四

綰符坐堂皇受參謁厖厖成禮曾未下一令布一德  
遽棄吏民而逝何慟也豈徒以其平之暴耶嗟乎難  
言矣蓋州之於楚僻在東陬行部之節罕臨向隅之  
悲莫控而又頻年受旱比屋阻饑盜賊肆殘疹癘流  
毒脂膏竭而責逋未已愁歎起而械繫愈繁農有遠  
心士無生氣天人交虐朝夕自危聞公且來闔郡延  
頸未瞻神采先被仁風謂公初領除書卽詢民瘼一  
耳倒懸之急遂輕趣駕之勞嬰溽暑以長征閔驕陽  
而大息攢眉入境抱病登堂民方坐塗炭而望更生  
公欲起瘡痍而施再造胡彼蒼之降割致良牧之忽

傾一日之間賀未幾而吊至四境之內喜方劇而悲  
生失我所天叩心無地山川黯慘雲漢淒迷豈公之  
冥算不遐抑郡有妖星作祟思其故而不得占厥讖  
而愈疑夫天以公賜興而奪之大速興以公爲命而  
恃之不終茲所以椎心呼天而哭之慟也蓋慟公由  
自慟也自慟益慟公也嗚呼哀哉五馬之馭弗叱百  
維之城若空揭素旒以揚靈指赤城而返骨攬江漢  
而屈滄梧海霧以銷魂采蘭杜而薦芬并鉛毫以寄  
愴神如不昧宛其來歆

誥封李母黃恭人祭文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二

五

太

楚江之沱麟鳳戔戔厥有異靈鬱爲昌嘉一母四才  
文武殊科經之緯之國是用華孰崇爾基天實祚之  
孰張爾閭毋實造之內德森茂晚操永持閭宗士行  
族凜婦師撫摩異產掩彼蘭玉機訓既申機誠彌肅  
奮翼九天揚聲四隩績用有成 簡書褒錄雨露自  
天聖善是謀定張幕府塾樹儒林禔福在躬象服華  
簪慈顏懌豫嚙齒籛金鼎寶錯陳庭彩交映令壽燕  
喜具曰餘慶既適且康曷嬰斯病奄棄諸孤溘焉大  
命南閩西粵泰隴之岍川陵修阻由問遲遲倉皇解  
組萬里悲啼重宮不飾冥路何之關雲引涕風樹鳴

哀總帷黥慘氣實神摧仰叩穹昊俯辭泉臺樂樂  
骨槁心爲灰嗚呼鶴馭弗旋芻靈且駕發糴其沈蘭  
儀永謝悼我邦媛春停市罷安見燭龍照茲長夜嗚  
呼長夜難旦英爽若存升堂想像恭人溫溫通家腐  
朽愴激招魂爰修薄薦澗藻谿蓀

雜文四首

香雪齋詩引

予友趙仁甫氏以理池州得謫居潯陽且二年課  
士餘閒率用吟詠自遣所著有廬山賦以及古近體  
諸篇好事者傳之雅爲士林所壁頃予遊匡廬仁甫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二

六

太

携具入舟扼腕道故因出香雪齋詩一帙質予問言  
閱其自叙則衙坐有梅樹始花望之晶晶然雪也嗅  
之馥馥然香也坐所由名有謂哉因憶予家北園有  
老梅數株自爲一林亦嘗以香雪命之與仁甫意偶  
合乃仁甫詩既與匡廬角峭拔又與香雪爭幽奇炎  
炎層層各躋妙境卽流放之感不盡忘而陳古諷今  
憂樂嘗互見此騷經非湘澤不著鵬賦非長沙不傳  
而龍標夜郎皆有所激而就名高也天其以潯陽奉  
仁甫乎仁甫自此月矣而徒仰屋書空也者何爲也  
性元美見仁甫詩大嗟異之曰何其似明卿也噫嘻

明卿安足似哉而謂其坐似予林則可

士兒齋前吉祥草生花解

按吉祥草似蘭而莖葉稍短微香不作花乃其妍  
視蘭過之且貫四時不萎亦嘉卉也本草註謂生西  
國爲胡人將來考三雅與諸類書並逸其名惟華嚴  
經贊如來偈有云此中吉祥最殊勝因質之高僧恭  
乾恭乾曰有之釋迦佛生吉祥草而成道由釋迦以  
上諸佛皆然第相傳爲天帝所賜世不常有今所任  
有之真屬未詳耳予意草以不萎得嘉名與佛氏真  
如不落生滅輪轉同故成道者取焉取其吉祥之名

甌甌洞續稿

卷之十三

七

猶所謂極樂界無量佛也疑帝賜卽此如以草而已  
則佛家實善提樹沙門供薦荀花亦帝賜乎且胡人  
從西國來必胡僧也此草中國昔無而今有昔少而  
今多蓋有所自其復奚疑恭乾曰長者得之矣夫草  
異矣乃當百草黃落之候從葉底發五花赤英英若  
珊瑚枝出海茲增異哉客見而瑞之以爲兒賀顧兒  
方落落困心時瑞將奚徵豈其由困而亨儻所謂賀  
者在閭耶夫草故不花而以生花爲瑞卽一物之變  
幻有不可測而況在人見其勉圖之毋負此草時萬  
曆丁亥秋九月望日